

散文·岁月如歌

唯有母爱不可辜负



□安小悠

三毛在《永恒的母亲》中写道：“母亲的腿上，好似绑着一条无形的带子，那带子的长度，只够她在厨房和家中走来走去。大门虽没有上锁，她心里的爱，却使她甘心情愿把自己锁了一辈子。”

她一生共有五个子女，母亲是她最小的女儿。记忆中，只要有阳光，她都会坐在门口，戴着老花镜缝补，有时是衣裤，有时是床单，有时是粮袋，她总有缝不完的东西，阳光在她身上荡开一层薄晕，那时我觉得，她像城堡里的仙女。

虽然仙女没那么老的，那时她已近古稀，瘦弱，眼神慈祥，眼里始终涤着超越岁月的清澈。她把自己的五个孩子拉扯大，继而拉扯孩子们的孩子。她裹过脚，走不了很远的路。小时候她在我家，除了缝缝补补，她还要喂鸡、喂猪、养鹅，照顾我和弟弟，帮着母亲操持着家务。

她的一生都没有闲过，心甘情愿为儿女们操劳，直到病逝。她走的那天，春风和畅，她坐在阳光里，手里捏着针，在赶制一个新书包，我以为她睡着了，摇她，她的老花镜掉下来……她的生命长度是72年，生命轨迹不过是五个儿女的家。

母亲年轻时是个美人，那条黑亮的辫子曾惊艳过十里八村，是襁褓时期我最温暖的依靠。

母亲极勤劳。小时候，无论寒暑，早上5点多，母亲就借着月光起床，在厨房“叮叮咣咣”准备早饭。饭做好以后，就催促我起床，我磨蹭着无奈地从床上爬起来，踏着晨曦去上早自习。母亲做完一切家务，便到村里的厂子去赶工。那时候，母亲是闹钟，发条从没有松懈的时候。

母亲性情温良，偶有严厉。我第一次被母亲打是初一时，同村几个女孩都辍学打工，我也闹着不上学。在学校门口，母亲一巴掌把我打趴在地上，她气急了：“要么你给我好好上学，要么你永远别叫我妈！”仲夏地面积满尘土，我趴在上面，似趴在寒冬冰雪之上。可这也不过让我老实了两个星期，当我又一次偷偷从学校跑回家，母亲无计可施，拿出一瓶农药，以死相逼，才彻底打消了我退学的念头，我开始认真读书，直到大学。

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人，她养育我，毫无保留并不求回报地付出爱。高中时代学业繁重，母亲担心我营养不够，每个周末都会炖好鸡汤送到学校，在校园的第七棵核桃树下，青青的核桃香和着鸡汤的香味，是母爱的味道，成了我高中时代最深刻的记忆。

母亲卑微如青苔，给予儿女的却是莽莽大地。岁月洞穿时空，在那前赴后继的面庞上雕刻出蜿蜒而细密的沟壑，从青春可人的少女到步履蹒跚的老妪，母亲给予

的爱如同她脸上的细纹，由简及深。

三

2013年的8月，我怀孕六个月，后知后觉的我在那一天才第一次感觉到胎动，无比轻柔的，像一只小鱼在我的肚子里冒泡泡，平稳而缓慢地，“噗……噗……噗！”感觉整个世界都安静了，我甚至发现我的呼吸里有一丝花香，我轻抚那个像露珠一样轻柔地躺在我身体里的小东西，内心充盈着做母亲的惊喜和感动。

2014年1月29日，历尽千辛万苦，我的宝贝来到这个世界。他是一个粉嫩的小男孩。初为人母，我手忙脚乱，他第39天，因为照顾不周生病住院，看着病床上小小的他，身体被医生插满各种管子，如厉箭般穿透我的身体。孩子每一次生病，都是母亲的世界末日。他住院三天，我瘦了整整10斤。

后来他慢慢长大，牙牙学语，蹒跚学步，我为他的每一次跌倒而心疼，为他的每一次进步而欣喜。我想把这世界的一切美好都给他，还嫌不够。我们创造了生命，并且参与生命的成长，这真是世上最美妙的事。也是为人母以后，我才真正理解了母亲，理解了母爱。

我们的欢乐是母亲脸上的微笑，我们的痛苦是母亲眼里深深的忧伤。我们可以走得很远很远，却永远也走不出母亲心灵的磁场。这世间的爱有无数种，唯有母爱，不可辜负。

诗歌·紫陌红尘

小满将至（外一首）

□尹文阁

一些清浅的小欢喜
来得悄无声息

麦穗越来越沉，大地的身段显得臃肿了一些
麻雀像钉子一样楔在乡野
叽叽喳喳，跳跃着走路
稻草人一声不吭
替时光和庄稼醒着

小巷里有犬吠
算命瞎子手里摇着铃
散发一枚签的巫旨和神秘
母亲占卜后
推开院门，喂鸡鹅，清扫鸡舍
文火煎药，熬汤
父亲的咳嗽轻了许多
这尘世
晨起有鸡鸣，果实长得肆无忌惮

小满到了
嘈嘈切切，喜悦落在了粗碗里

榆树

细点的，可以做金箍棒
粗的，可以打牛拖车
剩下的边角料
父亲偶尔给我削陀螺
榆钱是上天赐给穷人的美食
每年春风一吹
榆钱就开满枝头
母亲捋下来，打发岁月的饥肠辘辘

时令已过
榆钱老了，可以泡茶，清心降火
可以当钱，向邻家小妹买她用泥巴擀的面条
有时候，她还会假装着找我零钱
那钱，是几枚揉皱了的榆叶



欢迎下载新闻客户端
“沙澧河”，在“原创”栏目阅读副刊美文。
本地作者投稿邮箱：
13938039936@139.com
本版投稿联系电话：
13938039936

随笔·乡村纪事

季节深处的种植

□吴继红

“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桑茶又割麻。”乡下的鸟叫声，联系着时节和农事。

当燕子在屋檐下进进出出，人们在睡梦中被布谷鸟的叫声惊醒，连风都在暗示：这么好的地，赶紧种点啥吧！

栽烟、种棉花、插红薯苗……记忆里，四月的乡村忙而有序。

栽烟

栽烟的土地是提前留出来的。头年播冬小麦的时候，那块地就任它荒着，什么也不种——农民们把这种情况叫作“歇墒”。烟叶根系发达，“揭地”，得养足了墒才行。

春风裹着春雨，把世界染得青绿一片，土地酥软得在指尖轻轻一捻，便有尘沫从指缝流下。人们拿上锄头、耙子，深翻细耙，把酥软的土地打上三指高巴掌宽的土埂子，再摊上一层薄膜。烟畦打好了，接下来，刨坑、浇水、撒肥，只等把下好的烟苗放进去，浇水封土，就算种上了——农村人说话既朴素又含蓄，他们管种烟种瓜种豆种麦子都叫作“种上”，管女人怀上娃娃也叫“种上”，在他们眼里，庄稼和自己的孩子是一样的。

种烟和栽瓜一样，需要先浸种、育苗，等长了芽尖再撒到育苗的温棚里。烟籽在温棚里面长出芽扎了根，长成小苗，密密麻麻，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欢喜。这个时候，就该移栽了。

天刚亮，人们就挑着水桶，拉着架子车，带着干粮下了地。妇女老人栽烟苗，男人挑水、起烟苗、运烟苗，小孩子们则在一边帮忙浇水或者分烟苗，整个村庄虽

然一片忙碌，却安静有序，只听见扁担和水桶吱扭吱扭的响声。

不过两三天工夫，一棚子嫩生生的烟苗就全下到了大田里。再等两个月，进入夏季，烟苗疯长，硕大的叶子油腻腻的，招展着，欢笑着，满地碧绿，满地希望。人们不顾酷暑，乐呵呵地走进地头：打烟叶、炕烟叶、卖烟叶，陷入新一轮的忙碌中去。

前几天偶然路过一片烟田，人们开着拖拉机浇水种烟，敷地膜也用上机器了。

插红薯苗

红薯是插苗的。插红薯苗，就要挑选“红薯母子”。农民们没有多么高深的知识，但说话做事却总有朴素的哲理。所有的红薯苗都来自这个大红薯本身，它不是红薯的“母”又是什么？

到了育苗期，提前把那些表皮光滑溜大匀称的红薯挑出来，摆到温棚里，码得密密麻麻，蒙上薄膜，还要插上一根温度计，温度太低了红薯母不发芽，温度太高了红薯母发芽慢或者“回芽”，这都是不行的。这些选出来的红薯“母凭子贵”，从人们的灶台上、餐桌上摇身一变，成了身价百倍的宝贝疙瘩，只等一个月后红薯苗“呱呱坠地”。别小看这些红薯母子，金贵着呢。小小的棚子，一家甚至几家几亩地的红薯苗都要从这里出。

红薯芽有半尺来长的时候，掀开薄膜，用剪刀小心地把红薯苗剪成长短统一的样子，码成一小束一小束，放在荆条篮子里，挑上水桶带上水瓢，开始插红薯苗。每到栽红薯的时节，水桶扁担的叮咣声都能响上好多天。

红薯和花生一样耐旱，一般和烟叶套

种，也有在沟边坡地上种的。地势越高越利于排水，种出来的红薯吃起来味道也越甜。红薯容易扎根，每到雨水茂盛的季节要翻秧，就是把红薯秧子扯起来，根朝上晒一下，免得它散了劲儿，不结红薯。小时候，我最喜欢翻红薯秧，把红薯藤蔓扯得翻肚子的蛇似的，毫无秩序和章法——红薯秧如果会说话，指不定要怎么在心里腹诽我呢。

栽棉花、种麻

春天也是育棉花苗的时节。

种棉花更麻烦。除了需要一个温度干湿适宜的温棚之外，浸种育苗也很费功夫：拿棉布先包了花种，用草绳系了吊进深井里，隔两天看看芽胚发了没；等出了芽尖，再像孩子们玩泥盆盆那样提前和好泥，把泥巴分成小块捏成小泥碗，把棉花籽丢进去封好，最后再把泥盆盆铺放在温棚里，耐心地等着它发芽。人们天天照看着，等棉花发了芽出了苗，长到一拃来高，开始起苗栽种。人们把自家的门摘下一扇来，放到架子车上，再把苗铺到门板上，一路上小心翼翼照看，像伺候孩子。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栽种里，最不费功夫的就是点麻籽了：沟边地头或是河坡，只要是块空地，甭管土壤是否肥沃，只要把地刨开，把籽洒下，一场雨后，密密麻麻的，到处都是绿色的小生命。麻省肥省心，只要吸足阳光和水分就可劲儿长。

现在，地里种的全是小麦大豆玉米，看上去一大片，蔚为壮观。种烟叶、红薯、棉花这些费时费力的经济作物的人家少了，麻更是绝了影迹——麻绳退出了历史舞台。那些耕牛犁铧一起行走在深翻的土壤里的岁月，被遗忘在季节深处。

